

· 中外文化交流史 ·

鸠摩罗什在长安

罗 志 英

鸠摩罗什(344—413)^①出生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与释真谛、玄奘齐名,同被称为我国三大佛教翻译家。他出家初期信奉小乘佛教,后来又转信大乘佛教,在他的大乘般若思想基本形成以后,于弘始三年(401)被后秦皇帝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至长安,主持翻译佛经十余年,直至弘始十五年(413)圆寂。十余年中他翻译、阐说佛教经典近四百卷,^②包括重译或翻译《般若》、《法华》、《维摩》、《阿弥陀》等重要大乘经典,系统翻译了龙树中观学说的代表著作《中论》、《百论》、《大智度论》等,还翻译了小乘经典《成实论》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原有思想文化同外来思想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佛教在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传播,以及整个文化、思想界的发展变化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一直有各种小规模译经活动。由于苻坚以来统治者大力倡导,佛法之盛,甚为可观。鸠摩罗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长安的。起初他的名声是由西域逐渐传播到内地的,当时的佛教学者道安“闻罗什在西域,思共讲析微言”(《出三藏集·道安法师传》),进言当时虔诚的佛教徒、前秦皇帝苻坚,请他

派人将罗什接到长安；而罗什在西域也远闻道安法师的声名，称誉之为“东方圣人”。

公元382年，统一北方之后、国势渐趋强大的后秦皇帝苻坚派大将军吕光率军西进，攻取龟兹，临行之际饯送吕光于长安建章宫：

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他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娴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吕光于公元384年即晋太元九年攻取龟兹，归师时即携罗什入关，然而行军至凉州传来苻坚因淝水之战而败亡、后秦姚萇自立为帝的消息，于是吕光按兵不前，直至公元386年他自称为帝，建立后凉王朝，定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吕光于佛教无兴趣，又恐惧罗什入关对后秦有利，于是罗什被困在姑臧十余年。此十余年间罗什以其聪明才智，进一步“蕴其深解，无所不化”，同时他逐渐地熟悉和掌握了汉族语言，这对他以后入关译经，进而形成自己般若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征服了后凉，罗什被他以国师之礼迎至长安，从此开始了他十余年的主持译经弘法活动，也是我国佛教史一次较大规模的官立译经活动。

二

（姚）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谕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兴以佛道冲邃，其行为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论》，以勸示因果，王公以下并钦赞厥风。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高僧传·鸠

摩罗什传》)

自此段引文来看：逍遥园、西明阁、长安大寺为罗什入关以后的主要讲经、译经场所。而且以情理推论，姚兴不会将罗什安置到远离皇宫即长安很远的地方，况且据记载姚兴与罗什“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因此可以断定逍遥园、西明阁及长安大寺都在长安附近。

刘裕进据郑城，泓使姚裕、尚书庞统屯兵官中，姚洸屯于沔西，胡翼度屯石积（《水经注·渭水》又东过郑县北条注作积石）姚赞屯霸东，泓军于逍遥园。镇恶夹谓进兵破姚丕于渭桥，泓自逍遥园赴之，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晋书·姚泓载记》）

由此可见后秦姚泓面对刘裕进逼长安的军事安排及败亡情况，自侧面说明逍遥园的位置在距长安很近的北方。

渭滨流祇洹之化，西明启如来之心，逍遥集德义之僧，京城溢道泳之音……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出三藏集·大品经序》）

乃集京师义业沙门，命公卿赏契之士，五百余人集于渭滨逍遥园堂。（《出三藏集·大智度序》）

这两部序言都是罗什高足之一僧睿所写。僧睿生卒不详，作为罗什高足可谓是罗什同时代人，其所记自应真实可信。因此可以说逍遥园在长安城之北的渭水之滨。

北魏酈道元又为此提供了更详尽有力的证据。《水经注·渭水》中载：

渭水又东过长安县北。其上承沔水，东北流经邓艾祠南，又东分为二水，一水东入逍遥园注藕池，池中有台观，莲荷被浦，秀实可玩。

很确切地说明了逍遥园在长安城北的渭水之滨。逍遥园中有藕池。据今人考古发掘证实藕池在今西安市之北，据刘运勇先生

《西汉长安》一书中所附《西汉长安城平面图》在长安城和渭河之间标有藕池，南对汉时厨城门，西北对汉渭桥，其方位符合典籍记载中“渭滨”、“城北”之说。

再谈西明阁的问题，汤用彤先生据《大智度记》中“四年夏于逍遥园中西明阁上，为姚天王出《释论》”一句认为西明阁是逍遥园中宫殿的左右二阁之一，因属孤证，不能赞同，容后再考。长安大寺则据典籍记载为今户县草堂寺，历代香火不衰，后人讹为逍遥园。

罗什在长安期间，还活动于其他一些场所，据《晋书·姚兴载记》中述：

“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
“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即般若）坛于中宫，沙门坐禅者五千余人。……”

三

姚主尝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以来，不住僧房，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喻：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这是罗什进入长安以后第一次纳娶，也是第二次被逼纳妻，且一次就纳娶了十位女子。而前一次纳妻则在吕光攻破龟兹之时，当时吕光见罗什“年齿尚少”，且“未测其智量”，便“强妻以龟兹王女”，“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

再据《晋书·鸠摩罗什传》中记载：“（什）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群臣、大德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座，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郇，须妇人。’兴乃招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由此来看罗什此次纳妻生子完全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为了以理服人，以免其他僧人效法，罗什变化把戏：“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无别。诸

僧愧服，乃止。”

罗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恻怆可言”。死于长安，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晋书·鸠摩罗什传》）

罗什的舌头经火不灰，或许是佛家教义感人的需要。

四

长安罗什与庐山慧远，一南一北，相互交流讨论，异地同时献身于弘法译经，形成了东晋、后秦时期佛教传播及发展的两大中心。罗什以其严谨的高僧、学者风采吸引了久闻盛名的四方僧人纷纷来到长安。他们“禀访精研，务穷幽旨”，“共相提挈，发明幽致”，共同孕育发展了长安大地上一次轰轰烈烈的译经活动。他们所翻译经卷以大乘为主，杂以少部小乘经典，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佛玄交融；全面地介绍了印度龙树、提婆学说，是三论宗、天台宗、成实宗、净土宗立论的依据。总之罗什来长安译经弘法，将印度佛教思想的本来面目介绍到中国，为佛教的发展及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结束了以道安为首的“格义”、“合本”即附合比附的解释佛教时代。在批判清理中国以前般若性空理论的基础上，吸收魏晋玄学、理学思想，提出并建立了新的佛教理论体系，为佛教宗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罗什翻译佛经文体是胡、华结合的。也就是说译本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原文的词语、文法和风格。这种译经文体不仅是外国语言向汉语的一次大规模输入，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增加了汉语的新语素。罗什译经的繁荣时期，正是中国文坛骈俪化日趋严重、文风日趋华靡：文字被纳入声韵、格律、事典的僵化的框子里，罗什及译师创造了与当时流行的骈文文体和风格全然不同的译经体，这

是中国文化史、文体史上的重要现象。这种文体质直、简约，对当时及以后散文写作乃至整个文坛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鸠摩罗什在绘画、音韵、音乐方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一绘画：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第三章详细论证了佛教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的重大影响。他说：“绘画因两朝寺院伽蓝等建筑之盛起，所谓佛地庄严，自需多量之佛画，以为装饰。而西方僧侣，如天竺之……康僧铠、佛图澄、龟兹之罗什三藏，以及往西求法而归之中僧法显、智猛、宋云等，皆赍入佛画，以为宏宣佛教之第一方便。”查罗什赍入佛画一事，《高僧传·慧远传》载“秦主姚兴钦其风名，叹其才思，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相，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献其珠像。”文中未说明此龟兹细缕杂变相是何人携带入关，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们来源于罗什这个龟兹人之手。又据《续高僧传·慧乘传》载“隋大业十二年，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同时罗什除直接以龟兹变相和佛画影响中国绘画之外，其译经中的文字佳制，其实也是画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文字脚本”。

二音韵：据饶宗颐先生介绍大英博物馆的敦煌藏品中有一篇鸠摩罗什的著作，题曰《通韵》（斯 1344 号）。这个手抄本上另有一部题为《修多罗法门》的著作，和《通韵》无关，然而《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品目录》将整部手抄本当成一部书，称之为印度音韵学入门书。

三音乐：《大唐西域记》载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音乐大多属于佛教音乐，因为佛教以见佛之时以歌叹为贵，罗什弘传佛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佛教教义的念诵导唱及其他程式及仪礼的传播；同时又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可见其对歌曲创作的评论及认识。

（下转第 255 页）

或流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同时由于立意追求新奇，某些内容有猎奇之嫌。在史实方面尚有不确之处。这些都是应该指出的。

注：

①《维西见闻纪·自序》言：“时乾隆庚寅岁秋七月，楚谿余庆远璟度氏书于维西署之天香书屋。”按：乾隆庚寅岁为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

②参见嘉庆南汇吴氏“听彝堂”刊本《艺海珠尘》。

③参见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刊本《昭代丛书》。

④《滇系·例言》云：该书载录前人文献，“间有未协，少为更正”。

⑤参见《滇系》嘉庆十一年刊本、民国三年《云南丛书》本。

⑥参见《云南备征志》道光十一年初刻本、宣统元年排印本、民国三年《云南丛书》本。

⑦《维西见闻纪·例言》。

⑧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1984年中华书局。

⑨《维西见闻纪·夷人·怒子》。

⑩《昭代丛书·维西见闻纪跋》。

作者工作单位：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上接第249页）

注：

①有关罗什的重要资料如《出三藏记集》卷14、《高僧传》卷2、《晋书》卷95、《广弘明集》卷23对其出生年代各存异语，今据僧肇《罗什法师诔》定其出生于晋建元二年（344），卒于弘始十五年（413）。

②罗什译经数，史载不一。《大唐内典录》记载为94部425卷，《古近译经图记》为98部421卷，《历代三宝记》为97部425卷，《出三藏记集》记载为35部425卷，《开元释教录》记载为74部384卷，一般以《历代三宝记》为准。

作者工作单位：西安市红旗报社